

麦林推理

医学悬疑天后  
系列作品 2

我看不见邪恶，我听不见邪恶。唯有闭上眼睛，  
这里才恍然是我错觉的伊甸。

所谓的新生，  
其实只是死亡的尽头。

# 漂离的伊甸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# 漂离的伊甸

PIAOLI DE YIDIAN

(美) 苔丝·格里森 Tess Gerritsen 著  
陈宗琛 译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**

漂离的伊甸 / (美) 格里森 (Gerritsen, T.) 著;  
陈宗琛译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1. 10  
ISBN 978-7-219-07434-3

I. ①漂… II. ①格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  
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42619 号

---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 
2011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 of Guangxi Co., Ltd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监 制 彭庆国  
策划编辑 徐嘉谦  
责任编辑 林晓明  
责任校对 周月华  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---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 
邮 编 530028  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  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  
印 张 11  
字 数 200 千字  
版 次 2011 年 10 月 第 1 版  
印 次 2011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434-3/I·1387  
定 价 27.5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1

我叫做蜜拉，以下是我的旅程。

我的故事可以从很多地方开始。可以从我成长的小镇讲起，那是在赦维河畔的米尔区克莱维西镇。也可以从八岁时母亲过世的那天讲起，或者是我十二岁时，爸爸跌入邻居卡车车轮下的那天讲起。但是，我想我应该从这儿开始。这儿是墨西哥的沙漠，离我在白俄罗斯的家乡好远好远。我在这里失去了纯真，我在这里埋葬了梦想。

那是十一月的一天，我不曾见过这么蓝的天空，万里无云，只有几只大黑鸟在空中飞翔。我坐在一辆白色厢型车里，负责驾驶的两个男人并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，而且他们看起来也不在乎。打从那两个男人在墨西哥市看到我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大笑，用《女王神剑》中女主角的名字“红桑雅”来称呼我，安雅告诉我，他们这样叫我，是因为我头发的颜色。“女王神剑”是一部电影的名字，我没看过，但安雅看过。她悄声告诉我，电影描写一个漂亮的女战士，手持神剑，斩杀仇敌。而现在，我觉得那两个男人是用这个名字来嘲笑我既不漂亮，也不是战士。我只有十七岁，而且满怀惊惧，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我和安雅握着彼此的手，厢型车载着我们和另外五个女孩穿

越一片荒地及矮树丛。在祖国首都明斯克的那名女士向我们保证会有一趟“墨西哥套装行程”，而我们都知那代表的真正意思是：一个脱离贫困的好机会。她告诉我们，搭飞机到墨西哥市之后，会有人到机场和我们碰头，带我们越过边界，开始新生活。

“你们留在这里，能过什么好日子呢？”她说，“既没有适合女孩的好工作，也没有好房子、好男人，你们又没有什么家庭背景。而你——蜜拉，你的英语讲得那么好！”她对着我说：“到了美国，你一定立刻就能适应了！”她快速地打了个响指。“勇敢点，抓住机会！雇主会负担所有的旅费，你们俩还在等什么呢？”

我心里想：我们等的可不是眼前这种情况。我望着车窗外向后飞去的无尽的沙漠景色，安雅蜷缩在我身旁，车上所有的女孩都默不做声。我们脑中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同一件事情：我们的决定是对还是错？

我们的车开了一整个上午，前座的两个男人没对我们说过半句话，但坐在副驾驶座的那个人一直转过头来给我们脸色看。他的眼光一直落在安雅身上，我讨厌他盯着安雅看的样子。安雅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，所以没有察觉到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叫她“小老鼠”，因为她实在太害羞了。只要有男生看她一眼，她就会脸红。我们两个同年，但我望着安雅熟睡的脸庞，总觉得她像个小孩子。接着我心里想：我不该让她跟着我出来的，我应该说服她留在克莱维西镇。

厢型车终于下了高速公路，开上一条颠簸的泥土路。车上其他女孩都被晃醒，一齐看着车窗外的黄土坡，路面散布的石头看起来像是风化已久的块块白骨。在我的家乡，这个时节已经落下第一场雪。但是，在这片没有冬季的土地上，只有黄沙衬着蓝天，以及干焦的矮树丛。车子停了下来，那两个男人回头看着

我们。

司机操着俄语说：“该下车走路了，这是越过边界的唯一通道。”

那两个男人拉开车门，让我们七个女孩一个接着一个下车。经过了漫长的车程，女孩们下车后都眯着眼睛，忙着伸展四肢。尽管阳光耀眼，空气却是冷飕飕的，远比我想象中要冷得多。安雅把手插入我的双手之间，浑身颤抖。

“走这边。”司机命令道。他带着我们离开泥土路，走上一条小径，爬上山丘。我们爬过许多大石堆，以及会刮伤双脚的带刺树丛。安雅穿的是一双前端开口的鞋子，所以经常得停下来抖落鞋中的尖锐石头。我们每个人都很渴，但那两个男人只准许我们停下来喝一次水。接着我们又继续前进，像群笨拙的山羊，蹒跚地爬上充满沙砾的道路。我们爬上丘顶，然后开始走下坡，朝着一片树林走去。走到底部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那里是一条干涸的河道。散落在河床上的，是那些比我们早来，也是想要跨越边界的人所遗留下来的东西：塑料水瓶和脏尿布，还有一只旧鞋，塑料鞋面因烈日暴晒而龟裂。树枝上，有一片残破的蓝色防水布在风中飘荡。这条路有那么多怀抱梦想的人走过，而我们是最新来的七个，跟着前人的步伐，向美国迈进。突然间，我的恐惧感蒸发殆尽，因为在这里，这些遗迹证明了我们并不孤单。

那两个男人招手要我们往前走，我们就开始爬上对岸的河堤。

安雅拉了一下我的手。“蜜拉，我再也走不动了。”她低声地说。

“你不能不走。”

“但是我的脚流血了。”

我低头看她肿胀的脚指头，细嫩的肌肤渗出血来。于是我对那两个男人说：“我朋友的脚受伤了！”

那司机说：“不关我的事，继续走。”

“我们走不动了，她需要绷带包扎。”

“不继续走的话，我们就不管你们了。”

“至少给她一点时间换鞋子！”

那个司机转过身来，在那一瞬间，他的态度大变。那表情吓得安雅向后退缩，其他女孩全都站着不敢动，像一群受到惊吓的绵羊紧紧靠在一起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看着他大步朝我走过来。

那一拳的速度太快，我根本没看见它是怎么来的。突然间，我就跪倒在地上，有几秒钟的时间，我眼前一片黑，安雅的尖叫声听起来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接着，我感觉到疼痛，下巴不住地抽搐。我尝到血的味道，也看见鲜红的血液喷溅在河床的石头上。

“站起来！快点！起来！我们浪费的时间够多了！”

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，安雅用饱受惊吓的眼神望着我。“蜜拉，别跟他吵！”她低声地说，“我们必须照着他们的话做！我的脚不痛了，真的，我可以继续走。”

“你现在搞清楚状况了吗？”那个司机对着我说完，然后转身瞪着其他女孩，“你们都看到惹毛我的下场了吗？看到跟我顶嘴的下场了吗？现在全都给我继续往前走！”

倏地，所有女孩连忙爬过河床。安雅抓住我的手，拉着我走。我眩晕得无力抵抗，只能踉跄地跟着她，吞下口中的血，几乎看不清眼前的道路。

又往前走了不远，我们爬上对岸河堤，转进一片树林，突然间，我们就走上了一条泥土路。

有两辆厢型车停在那边，等着我们。

“排成一排。”我们的司机说，“动作快一点，他们要看一看你们。”

我们虽然对这个命令略感疑惑，但还是排成一列：七个腿疼衣脏的疲倦女子。

从厢型车里走下来四个男人，用英语和我们的司机打招呼。他们是美国人，其中一个壮硕的男人慢慢走过来，仔细看着我们。这个人戴着一顶棒球帽，看起来像个久经日晒的农夫在检查饲养的牛。他停在我面前，皱起眉头，“这一个怎么啦？”

“哦，她顶嘴，”我们的司机说，“只是一点小伤。”

“反正她瘦得干巴巴的，谁会要她？”

这个人知道我听得懂英语吗？他根本不在乎吧？我心里想着：我是瘦得干巴巴，可你的脸肥得跟猪头一样。

他的目光移到其他女孩身上。“好啦，”他说着突然狞笑起来，“看看她们的真材实料吧。”

司机看着我们，用俄语下命令，“把衣服脱掉。”

我们震惊地瞪着他。直到这一刻之前，我都还抱着一丝希望，希望明斯克那女人对我们说的是实话。她说她帮我们在美国安排好了工作：安雅是三个小女孩的保姆，而我会婚纱店里卖衣服。即使在司机拿走我们的护照之后，即使在我们蹒跚地爬过小径的时候，我都还想着：一定没问题的，结果一定会像那女人说的一样。

我们之中没有人有所动作，对于司机的要求，我们还是无法置信。

“听见了没有？”司机说道，“你们都想和她一样吗？”他指着



我还在抽痛、肿胀的脸，“快脱。”

有一个女孩摇着头开始哭了起来。这个举动激怒了司机，他一巴掌打得她转了一圈，整个人摔到一旁。司机用力抓起她的手臂，扯住她的上衣，整件撕开。她尖叫着想把司机推开，他第二巴掌就甩得她趴倒在地。这样还不够，他又走上去狠狠地朝她的肋骨猛踢一脚。

司机转身看着我们说：“现在，谁还想上来尝尝厉害？”

有个女孩赶紧抖着手解开衣服上的纽扣，我们全都很顺地从脱下衬衫、解开裙子或裤子的拉链。即便是安雅，害羞的小安雅，也乖乖地脱掉上衣。

“每一件都要脱。”司机说，“全部脱掉。你们这些贱货动作怎么这么慢？你们以后会学习快速脱衣服的技巧，很快就会学会了。”他走到一个用手遮住胸部的女孩面前，她没有脱掉内衣裤。他一把抓住她的内裤裤头，整个撕开，那个女孩颤抖着缩着身体。

那四个美国人开始像饿狼似的绕着我们旋转，眼光不断来回巡视我们的身躯。安雅全身发抖，抖到我都可以听见她牙齿的震颤声。

“我来试骑这一个。”一个女孩被拖出行列时，发出啜泣声。那个男人甚至不找个隐秘处，直接把女孩的脸压在厢型车上，解开裤子就刺进她的身体。女孩凄厉地尖叫。

其他男人上来带走各自挑选的女孩。突然，安雅从我身边被拉走。我试着抓住她的手，但司机把我的手扭开。

“没有人要你。”司机说。他把我推进厢型车，锁在里面。

从窗户望出去，我看到也听到所有的过程。男人们的淫笑声，女孩们的挣扎、哭喊声。我不忍心去看，却也无法不去看。

“蜜拉!”安雅哭喊着,“蜜拉,救我!”

我用力撞门,绝望地想到她身边去。那个男人把她压在地上,强迫她张开大腿。她的手腕被压在地面,眼睛痛苦得紧闭着。我也在尖叫,拳头疯狂地捶打车窗,但我打不破车窗玻璃。

那个男人完事后,身上沾着安雅的血。他拉上裤子拉链,大声地宣布:“很好,非常好!”

我看着安雅,一开始,我认为她一定是死了,因为她一动不动。那男人甚至连看都没再看她一眼,自顾自从背包里掏出一瓶水,喝了好大一口。那个男人没看到安雅又有了生命迹象。

突然,安雅站起身来,拔腿狂奔。

她逃向沙漠时,我的手紧压在车窗上。安雅,跑!快跑!

“嘿!”有一个男人大叫,“那个跑掉了。”

安雅继续逃。赤着脚、光着身体,尖锐的石子一定会割伤她的脚。但是广阔的沙漠就在眼前,她毫不犹豫地往前跑。

别回头。继续跑!继续……

一声枪响使我的血液冻结。

安雅向前扑倒在地,但是她还没被打败,她挣扎着站起来,像个醉酒的女人般摇晃着走了几步,然后又跪了下去。她现在用爬的,每向前一寸都是与命运搏斗,也都是胜利。她把手往前伸,仿佛想要抓住某个没有人看得见的人所伸出的援手。

第二发枪声响起。

这次安雅摔下去之后,再也没有爬起来。

厢型车的司机把枪塞回腰带,看向女孩们。女孩们全都在哭泣,紧挨着彼此,望着沙漠中安雅的尸体。

“真是可惜了。”那个强暴安雅的男人说。

“追回来太费事了。”司机说,“你们还有六个可以挑。”

男人们开始进行交易，谈完之后，把我们像牲畜一样分群，每辆厢型车载三个女孩。我没听到他们付了多少钱买下我们，我只知道我变成了商品，属于某项交易的一部分。

车子开走的时候，我回头望向安雅的尸体。他们甚至没有埋葬她，她就这样暴露在烈日狂风里，而饥饿的秃鹰已经盘旋在空中。几个星期之后，安雅的尸体会一点也不剩。安雅会消失，就像我也即将消失一样，消失在一个没有人知道我姓名的地方，消失在美国里。

我们的车开上高速公路，我看见一个路牌：美国94号公路。

## 2

莫拉·艾尔思医师一整天没呼吸到新鲜空气了。打从早上七点开始，她就一直呼吸着死亡的气味，这气味对她而言再熟悉不过，熟悉到连下刀切开冰冷的肌肉，体内器官发出的恶臭扑鼻而至的时候，她退都没退一步。有些站在旁边观察验尸工作的警员就不见得忍受得住。有时候，莫拉会嗅到一抹维克斯软膏的气味，警察们会把软膏涂在鼻孔上来阻绝恶臭。有的时候，连维克斯软膏都抵挡不住的话，就会看到警员步伐不稳地转身离开，到水槽边干呕。警察并不像莫拉一样习惯福尔马林的刺鼻味，以及体内组织腐败时散发出的硫酸味。

今天，在那些气味中还掺杂了一股不搭调的甜腻味：从葛罗莉亚·莱德太太皮肤上传来的椰香润肤油的味道。而葛罗莉亚·莱德太太现正躺在解剖台上，五十岁，离过婚，臀胸俱硕，脚指甲涂成闪亮的粉红色。肌肤上晒出明显的泳衣痕迹，她被人发现倒在自家公寓泳池边时就是穿着与晒痕相符的泳衣。那是一套比基尼——就一副中年的、肌肉下垂的躯体而言，比基尼不是最好的选择。

我上次穿泳装是什么时候？莫拉想道，心底对葛罗莉亚·莱德太太泛起一股荒谬的妒意：在生命终止前的最后一刻，她可是享受着夏日阳光呢！都快八月了，莫拉还没去过海边，也没去过游泳池，甚至还不曾在家里的后院晒过日光浴。

“莱姆酒加可乐。”站在桌边的年轻警察说道，“我看这就是她杯子里装的饮料的成分，杯子就放在凉椅旁边。”

今天是莫拉第一次看到布查南警员走进停尸间，他戴着纸口罩、身体重心左右摆动的不安模样，使得莫拉也紧张起来。这小男生看起来年轻得不像个警察。现在的警察，看起来都似乎太过年轻。

“你有保存杯中的内容物吗？”莫拉问布查南警员。

“呃……没有，长官。我仔细闻了一下，她喝的肯定是莱姆酒加可乐。”

“在早上九点就喝？”莫拉望向站在桌子对面的日裔助理吉间。和平常一样，吉间没说话，但挑了挑黑色的眉毛，这个表情说明了他对这件事的评论。

“她没喝多少，”布查南警员说，“杯子里的饮料还很满。”

“好。”莫拉说，“我们来看看她的背部。”

她和吉间合力将尸体侧翻。

“臀部有刺青，”莫拉指出，“是只小小的蓝色蝴蝶。”

“天哪！”布查南低呼，“这把年纪的女人还……”

莫拉抬起眼睛，“你觉得五十岁已经是老人家了，对吧？”

“我是说……呃，那是我妈的岁数。”

讲话小心点，小子！我只差十年就五十岁了。

莫拉拿起解剖刀开始切割，这是今天的第五台验尸，莫拉操刀的动作迅速而利落。柯斯塔医师休假，再加上前一晚的连环车祸，尸体冷藏室一早就堆满了尸袋。甚至在莫拉努力地出清存货时，又有两具尸体送到冰柜来。那两具得等到明天了，停尸间的办事员早已下班，吉间也不停看向时钟，显然是急着想回家。

莫拉下刀切开胸腔及腹腔，取出黏糊糊的器官放到切片板

上。一点一点地，葛罗莉亚·莱德的秘密逐渐被揭开：脂肪肝显示其过量饮用莱姆酒加可乐，另外，还有子宫肌瘤。

最后，终于在头盖骨打开后确认其死因。

“蛛网膜下出血。”莫拉说完抬起头看向布查南警员，他的脸色比刚进门时苍白了许多。“这名妇女可能罹患葡萄球状动脉瘤，造成大脑底部某条动脉特别脆弱，血压升高就会承受不住。”

布查南警员咽了一下口水，眼神僵滞，两眼发直地盯着葛罗莉亚·莱德的头皮，剥下来之后变成一片松松的死皮披盖在脸上。一般人通常最怕看到这一幕——脸皮松垮得像破旧的塑料面具——在这种时候，许多人就会退缩或转身离开。

“所以……你的结论是自然死亡？”布查南虚弱地发问。

“没错。接下来的程序，你不需要在场。”

这年轻人一边离开解剖台，一边急着脱下工作服，“我想我需要一些新鲜空气……”

莫拉心想：我也需要，现在是夏天的晚上，我得回家浇花，而且我已经一整天没走出外面了。

然而，一小时以后，莫拉还是待在医事检验处里面，坐在办公桌上检查记录并做口述报告。虽然她已经换掉了刷手服，但停尸间的气味似乎还留在她身上。那股味道不论用多少肥皂和清水都洗刷不尽，因为那是停留在记忆之中、徘徊不去的。莫拉拿起口述录音机，开始记录葛罗莉亚·莱德的报告。

“白人女性，五十岁，陈尸于自家泳池畔的凉椅上。体态丰满，无明显外伤。体表检查显示腹部有道旧疤，可能是阑尾切除手术的疤痕。有一枚蝴蝶刺青在她的……”莫拉暂停，回想那枚刺青究竟是在哪一边的臀部上。天哪，我真是太累了，记不清这么琐碎的细节，她想。虽然这一点对于报告结论不会有影响，但

她讨厌不准确的感觉。

莫拉站起身来，走过空无一人的走廊，来到楼梯间，脚步踏在水泥阶梯上发出回音。推了解剖室的门，扭亮了灯，看见吉间已一如既往地将解剖室整理得干干净净。工作台面擦得发亮，地板也拖得很干净。莫拉走到尸体冷藏室，拉开沉重的门，一缕冰冷雾气逸出。莫拉像是要纵身跳入污水里去似的，反射性地深吸一口气，然后走进冷藏室。

有八张轮床上躺着尸体，大多是等着殡仪馆来领。莫拉循着标签找到葛罗莉亚·莱德的尸袋，打开来将手探下尸体的臀部，侧翻至刚好能够看见刺青的角度。

在左边臀部上。

莫拉关好尸袋的拉链之后离开，正要关上门的时候，突然定住不动，回头仔细凝视停尸间。

我刚刚是不是听到什么声音？

风扇开始运转，从通风口吹出冰冷的风。是了，应该就是这么回事，莫拉心想。是风扇的声音，或者是冰柜压缩机，要不就是水管里的水声。该回家了，她实在太疲倦，累到产生幻觉了。

莫拉再次转身准备离开。

又一次，她定住不动，回头凝视那些尸袋。莫拉的心脏狂跳不已，现在她能听到的只有自己的脉搏撞击声。

里面有东西在动，我确定。

莫拉打开第一个尸袋，里面是一具胸腔已缝合的男性尸体。她心想：已经解剖过了，肯定已死亡。

哪一具？是哪一具发出声音？

她拉开下一个尸袋，看到一张残破的脸，头骨碎裂。死了。

莫拉双手颤抖，拉开第三具尸袋的拉链，摊开的塑料布上露

出一张年轻女性的苍白脸庞，发色乌黑，嘴唇发紫。莫拉把尸袋完全打开，看见尸体湿透的上衣黏附在白色躯干上，皮肤上闪烁着冰凉水滴。莫拉剥开尸体的上衣检查，丰胸细腰，躯体完整，尚未落入病理学家的解剖刀下。四肢末端均已泛紫，苍白手臂上布满青蓝细纹。

莫拉伸手轻压尸体颈侧，只感觉到皮肤冰冷。她低下头靠近尸体的口鼻部，仔细看看会不会有任何微弱的气息逸出，喷在她的脸颊上。

尸体的眼睛突然张开。

莫拉倒抽一口气，踉跄后退撞到背后的轮床，差点跌倒。她急忙站起身来，只见那女子双眼依旧圆睁，但眼神茫然，蓝紫的嘴唇发出无声的话语。

快把她搬出冰箱！让她暖起来！

莫拉用力想把轮床朝门口推去，但轮床一动也不动，因为在匆忙之中，她忘了解开轮子上的防滑装置。莫拉用脚一踩控制杆，然后再推一次。这次成功了，她嘎嘎吱吱地把轮床推出尸体冷藏室，停放在比较温暖的尸体点收区。

那女人的双眼逐渐闭上，莫拉弯下身去，感觉不到任何气息吐出。

天啊！我可不能让你死掉！莫拉对这个陌生人完全不了解——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也不知道她的病史。那女人身上说不定布满病菌，但莫拉还是把嘴对上她的嘴，肌肤的冰冷触感差点令莫拉窒息。莫拉用力吹了三口气之后，伸出手指去检查她颈动脉的状况。

是我的想象吗？我手指所感觉到的会不会是我自己的脉搏？

莫拉抓起墙上的电话，拨打911求救。

“紧急勤务中心，您好。”



“我是医事检验处的艾尔思医师，我需要一辆救护车，这里有位女性病患，呼吸道阻塞……”

“抱歉，您刚刚是说医事检验处吗？”

“是的！我在大楼后侧，就在尸体点收区。医事检验处在艾巴尼街，就在医疗中心正对面！”

“我会立刻派一辆救护车过去。”

莫拉挂上电话，强忍作呕的感觉，再次把嘴覆盖在那女子的唇上。快速送入三口气后，手指头再去按压她的颈动脉。

有搏动，脉搏确定在跳动！

莫拉突然听到一阵喘气、咳嗽声，那女人开始呼吸，喉头卡着黏液。

撑住！呼吸，女士，快呼吸！

救护车呼啸而至，莫拉推开后门，救护车正要倒车靠近，她侧身避开警示灯的闪烁光线。两名急救人员跳下车，拉出急救装备。

“她在里面！”莫拉喊道。

“呼吸道仍阻塞吗？”

“不，她已经可以呼吸了，我也感觉到脉搏跳动。”

急救人员跑进大楼，停住，瞪着轮床上的女人。“天哪！”其中一人低声说道，“那是尸袋吗？”

“我在尸体冷藏室发现她的，”莫拉说，“她现在应该是体温过低。”

“要命！这应该是你最糟糕的噩梦吧。”

急救人员拿出氧气面罩和静脉注射管，接上心电图仪。屏幕上，心脏跳动的频率迟缓得像是灵感阻塞的漫画家在作画。那女人有心跳和呼吸，但看起来还是像个死人。